



# 叢書集成新編 第一一冊目錄

總類

諸子叢鈔

續談助五卷

宋晁載之著 十萬一

古雋八卷

明楊慎輯 函海三三

考據

風俗通義十卷

漢應劭撰 兩京六一

古今注三卷

晉崔豹著 顧氏九三

封氏聞見記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唐封演撰 雅雨一〇〇

酉陽雜俎二十卷續集十卷前

唐段成式撰 學津一二〇

附四庫提要

資暇集三卷前附四庫提要

唐李匡義撰 顧氏一八六

蘇氏演義二卷

唐蘇鶚纂 藝海一九四

中華古今注三卷

五代馬縝編 百川二〇二

兼明書五卷

五代丘光庭著 寶顏二一五

宋景文公筆記三卷

宋宋祁著 百川二二八

東原錄一卷

宋龔鼎臣撰 藝海二三五

夢溪筆談二十六卷前附四庫

宋沈括著 學津二四一

提要

夢溪補筆談一卷附續筆談一卷

宋沈括著 學津二八九

珩璜新論四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孔平仲撰 學海三〇〇

猗覺寮雜記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朱翌撰 知不足三一三

嬾真子五卷

宋馬永卿撰

肯綮錄一卷

宋趙叔向著

甕牖閒評八卷

宋袁文撰

西溪叢語二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姚寬輯

辨誤錄三卷

宋吳曾纂

能改齋漫錄十八卷前附四庫

宋吳曾纂

提要、後附拾遺

聚珍四一八

考古編十卷後附四庫提要

宋程大昌撰

演繁露正續二十二卷前附四

宋程大昌撰

庫提要

學津五五九

宜齋野乘一卷

宋吳枋著

五總志一卷前附四庫提要

宋吳均述

石林燕語辨十卷

宋葉夢得撰

寓簡十卷附錄

宋汪應辰辨

雲麓漫鈔十五卷

宋沈作喆纂

宋趙彥衛撰

聚珍三五八

學津三八一

學海三九九

聚珍四一八

儒學五三七

學津五五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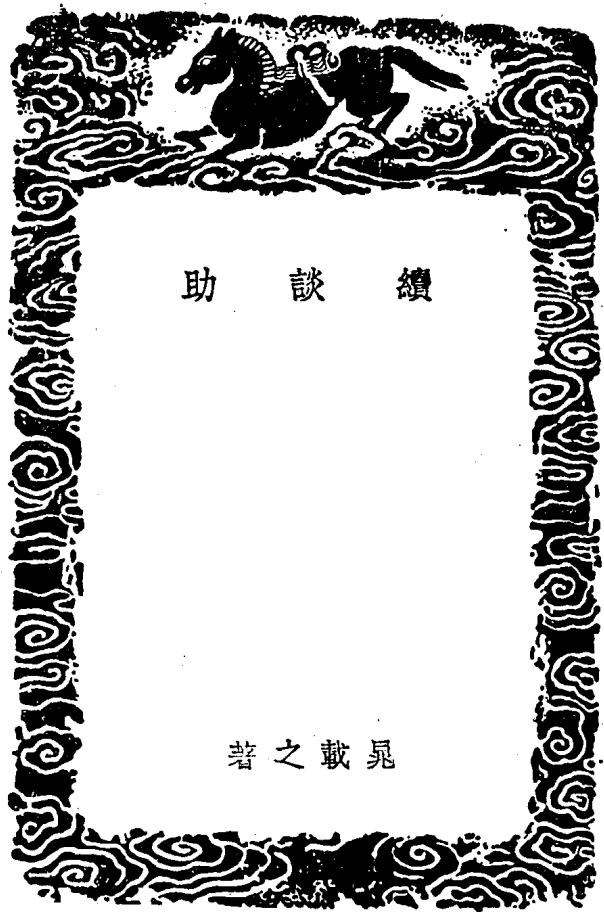
顧氏六三九

知不足六四二

儒學六四九

知不足六七三

涉聞六九六



## 刻續談助敘

澶淵晁氏爲北宋文獻之宗。自文元而後。不但巍科清秩。中外聯翩。如景迂、悅之、深道、詠之。叔用、冲之。無咎、補之。伯谷、公邁。子止、公武。子西、公邁。各以氣節文章名當世。此外著書編集。傳世亦多。自文元至子公武。羣從子孫數十人。著述之見于各家書目者百數十種。今尙存十五種。一門著書之富。未有如是之盛者也。續談助五卷。明文淵書目始著于錄。未著撰人。四庫全書未收。阮文達廣搜秘笈。亦不得見。張氏愛日精廬藏書志始著于錄。但據每種後跋語。知爲崇甯中人伯宇所編。而姓氏爵里無攷。以愚攷之。蓋澶淵晁載之之書也。載之字伯宇。文元適之元孫。與景迂諸人爲兄弟行。鐵磨舉進士。歷官陳留尉。濠州參軍。終于封丘丞。學問精確。守文元家法。多從長者遊。年二十。所作詩騷。已甚奇偉。黃魯直薦之東坡。東坡歎爲異材。政和以後。花石綱浸盛。伯宇傷之。有詩曰。森森月裏栽丹桂。歷歷天邊種白榆。雖未乘槎上霄漢。也應沉水取珊瑚。人多傳誦。又有昭靈夫人祠詩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尤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非昭靈。呂居仁極稱之。推爲少比。著有封邱集二十卷。談助一卷。見宋史藝文志。曲洧舊聞。郡齋讀書志。紫微詩話。封丘集久佚。談助宋史著錄。今惟見姚寬西溪叢話所引八百年來若顧若陳。幸而僅存者惟此書耳。明江陰徐子寅藏有宋刊。後歸秦汝立。姚舜咨于嘉靖壬戌借而手鈔。嘉道間爲常熟張金吾所得。余所藏本。卽從舜咨手抄本傳錄。書中如北道刊誤志。大業雜記。琵琶錄。乘輅錄等書。

續談助敘

## 續談助目錄

- |       |       |         |
|-------|-------|---------|
| 第一卷   | 十洲記   | 洞冥記     |
| 琵琶錄   |       |         |
| 第二卷   | 北道刊誤志 |         |
| 第三卷   | 乘輅錄   | 文武兩朝獻替記 |
| 牛羊日曆  | 聖宋撥遺  |         |
| 沂公筆錄  | 竹譜    |         |
| 筍譜    | 硯錄    |         |
| 三水小牘  | 漢武故事  |         |
| 第四卷   | 漢孝武內傳 | 殷芸小說    |
| 漢孝武內傳 |       |         |

續談助目錄

續談助敘

今皆不傳。十洲、洞冥、漢武內傳、故事、山水小牘等書。今雖尙存。可以參攷同異。而爲校梓。與學者共之。伯宇早爲蘇黃所重。文學必有可觀。此乃節錄以供流覽。不足以言著述。而決擇亦頗不苟。時爲陳留縣尉。捕賊于法雲寺。皆崇甯五年七月至八月所抄。下寮奔走。手不廢書。可以見其嗜學之勤矣。每種皆繫以跋語。明去取之由。原原本本。不同無實空言。東坡歎爲異材。紫微稱其少比。豈虛語哉。予以歎晁氏之多材也。

光緒十三年歲在強國大淵獻。霜月既生。諸懷桑祿大夫三品頂戴前分巡廣東南韶連兵備道兼管水利太平關監督歸安陸心源書于潛園之俗俗樓。

大業雜記

第五卷

營造法式

膳夫經手錄

綠珠傳

續談助卷之一

十洲記 東方朔

祖洲在東海上，有不死之草，草形似菰，苗長三四尺許，人已死三日者，以草覆之，登時得活，採服之，令人長生。秦始皇時，大苑中多枉死者，有鳥銜此草以覆人面，於是起活，始皇遣使者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此祖洲不死草也，生瓊田中，或名爲養神芝，一葉可活一人，始皇乃使徐福入海尋不死草，去而不返，福字君房。

瀛洲在東海之東，別有大海中，大泊，是對會稽岸，上有瀛玉石，高且千丈，出泉如酒，味甘，名之玉酒，或名玉膏，飲之數升，輒醉，令人長生。

玄洲在北海之中，成亥地，上有太玄都，仙伯真公所治，多丘山，又有風山，聲響如雷，上對天西北門，上多秦玄仙官，宮室各異，饒金玉紫芝，又是三天君下治之處，其氣常肅然。

炎洲在南海中，上有風生獸，似豹青色，大如狸，或張網取之，積薪數車焚之，薪盡而毛不焦，斫刺不入，聲之如皮囊，以鐵鎚鎚其頭數十下乃死，若以口向風，須臾便活，以石上萬蒲塞其耳，鼻則死，取其腦和菊，花服之，盡十斤，壽五百歲，又有火林山，山中有火獸，大如鼠，毛長三四寸，或黃或白，拔其毛，積之以爲布，名火浣布，國人衣服乃此布，或密汗，以水洗濯，終不能壞，唯以火燒布兩邊，食許，出振其垢，即去，更潔白。

如雲

長洲一名青丘，在南海辰巳地上，饒山川，又多大樹，乃有二十圍者，一洲之上，專是樹林，故名青丘，又有風山，常震有聲，上有紫府宮，天真仙女多遊於此。

元洲在北海中，子地上有五芝玄澗，澗水如蜜，飲之長生，與天地相舉，服其芝，亦不死。

鳳麟洲在北海之中央，四面有弱水遶之，鴻毛不浮，不可越也，洲上專多鳳麟，數萬合羣，又有神草百種，亦多仙家，養鳳麟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絃膠，或名連金沉，以能連弓弩斷絃也，劍折亦以膠連之，使力士打裂，擊他處乃斷，此膠不復斷也，漢天漢三年四月，西國王遣使獻鳳麟膠四兩，吉光毛裘二領，帝以爲西國雖遠，而止貢不奇之物，稽留使者未遣，時帝幸上林，射虎而弩絃斷，使者因上書自入上膠，一分以口濡之，集絃帝曰：異物也，使武士數人對牽引之，終日不脫，膠青色如碧玉，吉光裘毛黃色，蓋神馬之類也，裘入水不沉，入火不焦，帝於是厚謝使者而遣之，賜以牡桂乾薑等諸物，是西國所無者，又益思東方侍郎之遠見矣，昔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夜光常滿盃，刀長一尺，格容三升，刀切玉如土，格與日之晶光齊明，洞照冥夕，出於庭中，以向天，比明旦而水滿格，汁甘而香美，斯實神靈之器也，如膠之所出，並從鳳麟洲來，刀之所出，必從流洲，並西海中異物也。

聚窟洲在西海中，申未地，北接崑崙，上多異仙靈官之第，比門不可勝數，及有師子辟邪，鑿齒大鹿，長牙銅頭鐵額之獸，有大山似人鳥形，像因人鳥，山多大樹，似楓而材芳，花葉香數百里，此名返魂香，叩其樹自作聲，如羣牛鳴，聞之者皆心震神駭，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熬煎之，如黑糖，乃可圓，名警精香，亦名返生香，或名震靈園，或名人鳥香，或名驚懼香，或名卻死香，一種六名，其香氣聞數百里，死屍在地，聞香輒乃活，延和三年春，武帝行幸安定，西胡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國所產，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形，如五六十日狗子，似狸，其色黃，帝問使者：此物小耳，何名猛獸？對曰：夫能猛者，威加百獸，不必其形之大小，是以神麟爲巨象之王，鳳凰爲大鵠之宗，百足之蟲，猶制勝於騰蛇，豈在巨細也？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百旬不休，青雲干呂，連月不散，此乃閭浮國將有有道之君矣，我國王賤儒墨而貴道德，薄金玉而厚靈物，故搜奇獵異，貢神香，步天林而請猛獸，乘輿車以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今已十三年矣，豈圖陛下不知真邪？是臣國占風之謬矣，帝又問猛獸以何方能伏百邪，食噉何物，臂力何比，其所生何鄉邪？使者曰：猛獸所出，或在崑崙，或生聚窟，或生天路，其壽不啻，冷氣飲露，解人之語，仁下虫庶，息於天王之林，處于大帝之殿，役御師子，名之猛獸，蓋變化無常，能爲大獸之宗，乃擢天之元王，辟邪之長兄也，香雖少，更生之神圓也，於是帝令使者勸獸，發聲，使者乃指獸令喚一聲，噉唇良久，忽叫如天大雷，霹靂之音，又作兩目，耀耀交光，明衝天，良久乃止，帝乃顧獸掩耳，振動不能自止，侍者及武士虎賁皆失伏地，內外牛馬犬豕之屬，皆絕絆離繫，放蕩久許，乃定，帝忌之，因以獸付上林苑養之，虎聞獸至，乃相聚屈脊如死虎狀，獸入苑，徑上虎頭，齧虎口，去十餘步，顧視虎，虎輒閉目，明日忽失使者及猛獸所在，後元元年，長安城內大疫，疫亡大半矣，帝乃取月支

神香燒之。死未三日者皆活。帝乃祕錄餘香。一旦忽失之。明年帝崩于五柞宮。流洲在南海中。上多山川。積石名爲昆吾石。冶成鐵作劍。光明洞照。如水精狀。割玉如泥。生洲在東海丑寅之地。接蓬萊山。上有仙家數萬。天氣安和。草木常生。地無寒暑。長養萬物。又多山川。仙草衆芝。一洲水味甘如飴醴。至良洲者也。

滄浪海島在北海中海水四邊各廣五千里島上專是大山積石至多石象人形石腦桂英丹黃石胆之輩百餘種皆生於島石上服之神仙長生島有紫石宮室九老仙都治處仙官數萬人居焉

方丈洲在東海中央東西南北岸相去正等方丈各方五千里上專是羣龍所聚有金玉琉璃之宮三天司命所治處羣仙不欲登天者皆往來其上受太玄生錄仙家數十萬耕田種芝草課計頃畝如種稻狀亦有玉石泉上有九原丈人宮主領天下水神及龍蛇巨鯨陰精水獸之輩

帶洲在巨海之東岸直陸行登岸萬里東復有碧海廣狹浩汗與今海等大碧水既不鹹苦正作碧色甘香味美扶桑在碧海之中地方萬里有大帝宮太真東王父所治之處多生林木葉如桑又有樺樹長者二千丈大二千餘圍樹兩兩同根偶生更相依倚是以名爲扶桑也仙人食其樺而一體皆作金光色飛羽玄虛其樹雖大其葉猶故如中夏之桑也但樺稀而色赤九千歲始一生耳味絕甘香地生紫金光

蓬丘者蓬萊也對東大海之東北岸其山週迴五千里別有圓海繞山圓海水正黑而謂之冥海無風而洪波百丈不可得往上有九成瓊丈人九天眞王宮蓋太上眞人所居唯有飛仙得到其處也

崑崙丘崑崙山也在西海之戎地北海之亥地東去岸三萬里又有弱水周匝繞之東南接積石之圍西北據北戶之室東北臨大活之井西南近承淵之谷此四角大山實崑崙之支輔也積石圍南頭昔王母告穆王去咸陽三十六萬里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方長萬里形如偃盆下狹上廣故名曰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輝名曰閭風嶺其二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三角正東名曰崑崙宮其一處有積金爲天墉城四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其北戶山承淵山又有墉城金臺玉樓相似如流精之闕光碧之堂瓊華之室紫翠丹房景雲燭日朱霞九光西王母之所治真官靈仙之所宗上通璇璣元氣流布五常玉衡理順九天而調陰陽品物羣生希奇特出皆在於此天人濟濟不可具記也此山乃天地之根軸萬度之綱柄矣

臣朔所見不傳未能宣通王母及上元夫人聖旨昔嘗聞之於得道者說此十洲大丘靈早皆是真仙奧城神官所治其北海外又有鍾山在北海之子地隔弱水之北一萬九千里其□□□玉芝及神草四十餘種上有金臺玉闕亦元氣之所舍天帝君之治處也鍾山之南有平邪山北有波龍山西有勁草山東有來木山並鍾山之支幹也四山高鍾山三萬里宮城五處如一先登四面山下望乃見鍾山耳四面山乃天帝君之域域也仙真之人出入道徑自有一路從平邪山東南入大穴中乃至南到鍾山北阿門外也天帝君總九天之維貴無比焉山源週週且有四域之高但當有觀於崑崙也昔禹治洪水畢乃乘

蹠車渡而到此山。祠上帝於北河。歸大功於九天。又禹經五嶽。使工刻玉。識其里數。高下。其字科斗書。非漢人所了。今丈尺里數。皆是禹時書也。不但刻度五嶽。諸名山亦然。刻山之獨高處爾。今書是臣朔所具見也。

右鈔世所傳漢太中大夫東方朔所撰海內十洲記朔之自序其略曰漢武帝既聞王母言八方巨海之中有十洲始知朔非世俗庸人是以延之曲室而親問十洲所在朔云臣學仙者耳非得道之人有國家之盛美將招儒墨於名教之內抑絕俗之道於虛詭之迹臣故輅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闕矣會隨師主履行北至朱陵扶桑蜃海冥夜之丘純陽之陵始青之下月宮之淵內游七丘中旋十洲踐赤縣而遨五嶽行波澤而息名山臣自少及今周流六天所陟天光極於是耳未若凌虛之子飛真之官上下九天洞視百方北極鉤陳而并華蓋南翔大丹而西掖大夏東之通陽之務西薄寒穴之野日月所不逮星漢所不與其上無復物其下無復底臣所識安及於是媿不足以疇廣訪矣按朔雖多怪誕詆訕然不至於著書妄言若此之甚疑後人借端以求信耳然李善注文選郭景純遊仙詩已云東方朔十洲記曰臣故輅隱逸而赴王庭藏養生而待朱門矣則此書亦近古所傳也京華游仙詩曰朱門何足榮未若託蓬萊善之注如此其後又曰圓丘有奇草鍾山出靈書景純所言果以此則此書誠出於晉魏之前矣至其載月支使者謂武帝曰臣今日仰鑒天姿亦乃非有道之君也眼多視則貪忽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則奢侈未有用此四多而成天下之治也其言亦未誠可錄故廣鈔之其事五年歲在丙戌七月二日記時年四十一權陳留縣尉捕劇賊于故牆法雲寺

洞冥記 郭子橫

漢武皇帝未生之時景帝夢一赤龍從雲中而下當紫芳之閣見赤氣如霧來蔽戶牖望閣上有丹霞翥鬱而起乃改崇芳閣爲猗闔殿後王夫人生武帝青雀羣飛於霸城門改爲青雀門乃更修飾以文石瑤玉爲列錢之形刻木爲綺幃其雀旣去改爲青綺門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氏名夷字少平婦田氏夷年二百歲視若童子朔生三日而田氏亡是年景帝三年鄰母拾朔棄之年至十三天下祕識一看暗誦於人口忽失朔經年母罵之朔曰兒且至紫涇之海紫水汚衣乃還虞泉滄浪朝發中還何言經年乎母又問之爾悉經何處行朔曰滿衣竟暫息冥都崇臺一忽眠王公貽兒以丹粟霞漿兒食之旣多飽悶幾死乃飲玄天黃露半合方醒旣還遇一蒼虎息於路傍兒騎虎而還打捶過虎虎遂囓兒腳傷母更悲嗟乃裂袍爲布裳裹之朔復去之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向來布裳挂樹布化爲龍因名其地爲布龍澤朔以元爲封年中遊蒙鴻之澤忽見母採桑於日海之濱俄有黃眉翁指阿母以語朔曰昔爲吾妻託形於太白之精今爾亦此星精也吾卻食吞氣已九十餘歲目中瞳子色皆有青光能見幽隱之物三千歲一反骨洗髓三千年一剝肉代毛吾自生以來三洗骨五代毛矣

3

前曰東遊房林之野。獲九色鳳雛。涇源丹雘。涇源之水。魚鱉皆赤。西過洞壑之外。得滄淵。虬子。靜海游珠。洞壑在虞淵西。龍虬泉池在五柞宮北。有追雲舟。趨風舟。侍仙舟。含烟舟。或以沙棠爲櫂。以木蘭文杏爲櫓。又有撥月舟。起五層臺於月下。弔影山。去照河三萬里。有雲氣望之如山影。丹雘生於影中。葉浮水上。根入水中。又有紫河萬里。流珠十丈。中有寒荷。霜下方盛。有降靈臺。蒙靈池。分光殿。七間。奔雷室。七間。望嶠閣。高千二百尺。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元光中。支祇國獻此鏡。照見鬼魅。不敢隱形。郁夷香如紫核。食一斤則歷月飽。粒如粟米。大投清水中。俄而滿一盂也。甘泉宮南有昆邪池。中有靈波殿。十二間。皆以桂爲柱。風來自香。

帝既耽於靈雉。嘗得丹豹之髓。白鳳之膏。磨青錫爲屑。以瀉蘇油。和之。照於神壇。夜暴雨。火光不滅。有蟻如蜂。赴燈。侍者舉麟拂驅之。

元光元年。起壽靈壇。壇上種垂龍之木。木似青梧。高十丈。霞色如丹。汁瀝其葉。落地皆成珠。其枝似龍之倒垂。亦曰傾虹樹。亦名珍枝樹。此壇高八丈。帝使董詡乘浪霞之輦。以昇壇。至夜三更。聞野雞鳴。忽如曙。西王母駕玄鸞之輦而至。與燕歌奏春歸之樂。詠乃聞王母歌聲。而不見其形。歌聲圍梁三匝而止。梁傍草樹枝葉。或翻或飛。歌之感也。壇之四面。列種軟條青桂。風至。枝自拂階。上游塵也。董詡字仲玄。武都邑人也。少好學。謁行山澤。負挾圖書。思其繁重。家資拾樹葉以代簡書。言其易卷懷也。編荆爲牀。聚鳥獸毛以覆其上。

波岐國。亦名心波。國獻神精香草。一名荃蘼草。亦名春蕪草。一根百條。其枝間如竹節。柔軟。其皮如絲。可以爲布。所謂春蕪布。亦曰香荃布。緊密如冰。執握之一片。滿室皆香。婦人帶之。彌有芬馥。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中有連錢符。浮根菱。倒枝菱。連錢符如錢文。浮根菱根出水上。葉淪波下。實細皮薄。味甘香。葉半青半白。霜下彌美。因名青冰菱。倒枝菱枝橫水上。長九尺餘。如結網。野鴨秋鳧及鷗鷺來翔水上。入此草中不得出。如罾網也。亦名水網藻。中有轉羽舫。逐龍舟。凌波艦。捷電艦。阿舫。撞雷舫。常遊燕焉。

元鼎元年。起招仙靈臺。關於甘泉宮西偏。以翠羽麟毫爲簾。青琉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盤。浮金者。色如金。自浮於水。輕玉者。其質上明而輕。有霞光。絨連烟縷。走龍錦雲。平錦飛鴻。錦閣上燒雜寶之香。屑如粟。一粒氣三月不息。進方塘細草。出湧漣山。山臨碧海。萬年一實。實如今之軟瓠。進之有實可燃燈。西王母握以獻帝。因名握核棗。於閣下燃芳炎燈。此草形如麻。出奔盧國。芳炎燈光色紫。有白鳳黑龍馬足來戲於閣邊。有青鳥首頭赤足。遊路而下。以迎神女。神女留一玉釵與帝。帝以賜嬪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共謀欲碎之。明日視釵匣中。唯見白燕直昇天。後宮人常作釵名曰玉鸞釵。言其吉祥也。

元鼎五年。支祇國貢馬肝石。常以水銀食內玉函中。金泥封其上。其國人長四尺。唯餌馬肝石。此石半青半白。如今之馬肝。存碎以和九轉丹。服之。彌年不飢渴。次之扶髮。白者使黑。帝坐羣臣於甘泉殿。有髮白。

以此石拭之。應手皆黑。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須馬肝石。此石酷烈。不離丹砂。不可近髮也。帝寢靈莊殿。召東方朔於青綺窗下。隔錦執事幕間。朔曰。漢承唐運。火德天統。以何精瑞爲祥。應。朔跪對曰。臣嘗至吳明之墟。是長安之東。過扶桑七萬里。乃有雲山。山頂有井。雲從中出。若士德王。即黃雲出。火德赤雲。水德黑雲。金德白雲。木德青雲。此皆應德而出。

元封元年。起方臺山像。招諸靈異。召東方朔。謀於祕殿。備燒天下異香。有沈光香。祇精香。薰肌香。明庭香。金碑香。沈光香者。塗魂國所獻。然青檟之燈。模木膏如瀉漆。削置器內。以蠟和之。以塗布。燃照數里。起神明臺。上有九戶。置九天道。皆金牀象席。琥珀尙鎮。雜玉爲龜甲屏風。施紗帳。文犀爲簾。帝坐良久。設甜水之冰。以備灌漑。酌瑤琨碧瓊。變酒。削青豹之脯。果則有塗陰紫漿。琳國碧李。與衆仙飲笑焉。跋勒國貢文犀犀。犀有四頭。狀如水兕。角表有光。因名明犀。置暗室中。則有影。在日南之南。人長七尺。被髮至踵。乘犀象以爲車船。乘象入海底。取寶宿蛟人之舍。得淚珠。蛟人所泣成也。亦曰泣珠。甜水者。去虞淵八千里。有甜溪。水如蜜。東方朔遊此水。還得數斛。以獻帝。投之陰井之中。井遂常甜而寒。酒肉則肌理柔滑。

瑤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交。割之以釀酒。一飲二旬不醒。漱甜水乃醒。塗山北有梨。太如樹。色紫。一千年一花。亦曰紫輕梨。琳國。去長安九千里。生玉莖李。色如碧。數千歲一熟。味酸。昔韓終嘗餌此李。名韓終李也。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獸。其高六尺。尾環繞。角有肉。蹄如蓮花。善走多力。使羣銅石以起望仙宮。蹄在石山。皆如蓮花形。故關閣之外。有花牛。蹄得異石。長十丈。高三尺。立作望仙宮。因名龍鍾石。自陷入土。唯尾出土。今謂龍尾。是也。帝別微行於長安城西。見一玉螭遊於路。董詡曰。昔堯舜末。喜於膝上。以金簪貫玉螭腹。爲戲弄。今玉螭腹穿。安非此邪。白龍魚鱗。網者食之。帝曰。以誠余也。

四年。脩彌真駁驪。高十丈。一作毛色赤斑。背有日月之象。帝以金寶爲鎖。以絆之。以寶器盛飭以飼之。五年。畢勒國獻細鳥。以方尺之玉籠。盛數百頭。形如大蠅。狀如鸚鵡。聲聞數百里。一本無字。之間。如黃鸝也。國人常以此鳥候日時。亦名候日蟲也。帝養之宮內。旬日而飛。都盡。明年集於帷屏。入衾袖。因名禪衣。宮內嬪婦皆悅之。有集於衣者。輒蒙帝愛幸。武帝末。稍稍自死。人猶愛其皮。服其皮者。多爲丈夫所媚也。畢勒國人長三寸。有翼。善言語。戲笑。因名善語國。常飛往。日下自曝。身熱乃歸。飲丹露。丹露者。日初出有露汁如珠也。

東方朔從西那汗國還。得風木十枝。長九尺。大如指。此木臨因涸之水。則禹貢所謂因涸是也。其源出甜波樹上。有紫葉黃鸝集其間。實如油麻。風吹枝如玉聲。因名帝以枝徧賜尊臣。臣有凶者。此人有疾者。枝則汗死者。枝則折者。老聃在于周世。年七百歲。枝未汗。僂僂生於堯時。年已三千歲。枝竟未一折。帝乃賜朔。朔曰。臣已見此樹枯死。死而復生。何。帝汗折而已。說。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五千歲一濕。一萬歲一枯。



太初三年起甘泉望風作，臺上得白珠如花一枝，以飾九華之蓋，望之如照月，仍名照月珠。於□□以賜僊盛以琉璃之簾。

四年，朔從支提國還，此國人長三丈三尺，有三手，胸手足各三指，國中小山能共移，清泉相與飲而遊。又有人長一丈，全砥霜，結海苔爲衣，其戲笑皆取犀象投擲爲樂。朔遊吉雲之地，得神馬一匹，高九尺，帝問朔是何獸，朔曰：昔西王母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乃食芝田之草。東王公怒，棄馬於青津天岸，臣至王公之境，因騎而返，繞日三匝入漢關，猶未掩臣於馬，睡不覺遂至帝曰：其名爲何？對曰：因事立名，則曰步景，朔常自取之，如驚蓬之驢耳。朔曰：臣有吉雲草十頃，種於九景山東，三千歲方花，明年應生，臣走往刈之，得以秣馬，立不飢也。朔曰：臣至東極，過吉祥之澤，多此草，移於九景之山，大如吉雲之地，帝曰：何以爲吉雲之地？朔曰：其國常以雲氣占吉凶，若吉樂之事，則滿室起雲，五色照人，著於草木皆五色，露味皆甘。帝曰：吉雲五露可得否？朔曰：臣嘗負吉雲之草，以從與馬，此立可得。朔乃東走，至夕而還，得玄露，盛於琉璃之器，各五合。帝獨賜羣臣，羣臣得露者，老而皆少，疾者皆除。凡五臣嘗露，李充、黃安、郭景、李亮、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負五獸真圖而至，帝禮待之，因號負圖先生。孟岐清河之逸也，年七百，語及周初時事，了然如目前。岐時侍周公叔旦，拜上，岐以手摩成王足，周公以玉笏與之，岐常寶執，以衣袂拂，笏厚七分，今銳欲折，皆切桂葉而食之。聞帝好仙，岐草蓋而來，郭獲東郡人，形貌醜劣，而意度過人，扶杖行乞，宿入人家，輒乞薪自照讀書，眠不閉目，行地無迹，帝聞其異而徵之，黃安代郡人也，早自卑，不處人間，執鞭刺而欲盡，乃盡地以記其數，一夕地成池，時人曰：黃安舌耕，年可八千餘歲，視若童子，常服朱砂，舉體皆赤，冬不著衣，坐大神龜，廣二尺，時人問安子坐此龜幾年矣，對曰：伏羲始造器一出頭，余坐此已來，經五出頭矣，行則負龜而趨，人謂黃安爲歲人也。天漢二年，帝昇蒼龍館，忽思仙術，召諸方士，言遠國遐鄉之事，唯東方朔下席操筆而跪，帝曰：子大夫爲朕言乎？朔曰：臣遊北極至鍾山，日月所不照，有青龍衛火，以照山之四極，亦有園圃池苑，皆植異草木及異藥也，有明莖草如金錯，折爲炬，照見鬼物之形，仙人甯封常服此草，於夜時見腹外有光，亦名洞明草，帝到此草，以爲泥筋，以塗明雲之館，則不加燭，亦名照魅草，塚以藉足，入水不沈，有香草似蒲紅，畫縮入地，夜則出名夜夢草，懷其葉，則知夜夢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夢夫人，因改名懷夢草，有鳳葵，色丹味甘，久服令人骨輕，赤松子餌之三歲，乘黃虬入水，得珠一枚，色如真金，或言是黃虬之卵，故名曰虬珠，語曰：寧失千里駒，不失黃虬珠，有五味菜，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不使人眠，亦曰：卻睡草，未多國獻此草，人長四寸，纖毛爲布，以文石爲牀，人形雖小，器宇崇曠，纖鳳毛爲錦，以爲帷屏，鳥奔國有龍爪，長九尺，色□煎之有膏，以和紫桂爲丸，服一粒，千歲不飢，故語曰：薤和膏，身生毛有掌中芥，葉如菰，取其子置掌中吹之而生，一吹長一尺，至三尺而止，然後可移於地上，若不經手，掌中吹者，則不生也，食之能空中孤立，足不踞地，亦名躡空草，帝常見慧星，東方朔折指星之木，以授帝，乃指慧星，慧星則沒也，星出之夜，野獸皆鳴，別說謂爲獸鳴星，有紫奈大如升，甜如蜜，核□紫花色青，其汁著衣

不可浣，亦名脂衣，有龍肝瓜，長一丈，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素葉之瓜，仙人環丘仲實得之，食之千歲不飢，瓜上常如霜雪，剖其上如蜜，帝封泰山，從者賜冰谷素葉之瓜，帝解鳴鴻之刀以賜朔，刀長三尺，朔曰：黃帝採首山之金，鑄爲此刀，雄者已飛去，雌者猶在，金鑲出九陽青溪，有鶴銜火於青溪之上，帝臨崩，舉刀以示朔，深恐後人得而銷之，刀於手中化爲赤鶴，入雲，西域獻虎龍，高七尺，映日看之，光如聚散炬火，有小臣於靈鸞視鶴，白頭鼓翅於帝前，皆東方朔耳，時朔著黃綬單衣，頭已斑白，漢朝皆異其神化，而不測其年矣，善化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石足四，因名百足蟹，其殼勝於黃也，亦謂之蟹膠，勝於鳳，帝夕望東邊有青雲起，俄而有白鶴集於臺上，條忽化爲二神女，舞於樓上，握鳳簪之簫，撫落霞之琴，歌青曼春波之曲，帝舒暗海立落之席，散明天發日之香，此香出青池國，地有發日樹，言日從雲出，雲來掩日，風吹樹枝拂雲開日光也，亦名開煙樹，有汗滴地，如松脂也。玄都有翠水，水中有菱，碧色，狀如雞飛，名翻雞菱，仙人島子常遊翠水之涯，採菱而食之，令骨輕身生毛，有遠飛雞，夕則還依人，曉則絕飛四海，朝往夕還，常銜桂之實，歸於南土，或落地而生，高七八尺，衆仙愛奇之，劉之以醴酒，亦名桂醴，嘗一滴，舉體如金色，陸通嘗飲黃酒，呢雞翁得遠飛雞之卵，伏之，名曰翻明雞，雞如鶴，大色紫，有八翼，下有目，亦名明羽鶴也。

望鶴臺西起俯月臺，下穿影娥池，廣千尺，登臺以眺月，影入池中，使仙人乘舟笑弄月影，因名影娥池，亦曰眺鶴臺，酌雲露酒，藉以玄草，黑茨，金蒲，甜菜，果有鳳膠，青櫻，龍瓜，白芷，蔓，紫蕒，地花，紫葛，此葛於地下十丈生，入地得此葛，其根倒出，亦如虎須草，因名紫須葛，池中有遊月船，觸日船，鴻毛船，遠見船，或以青桂爲櫂，或以木蘭之心爲棹，衡車練實三竹爲篙，亦自輕竹也，石脈之草爲繩，石脈出輔東國，細如絲，可縋萬斤，生於石裏，破石得此脈，紫結如麻，亦曰石麻，亦可爲布，池中有壁龜，望其羣出岸上，如連壁，上於沙岸也，語曰：壽未央，得龜黃，池北有鳴琴之苑，有金樹，斫其皮開，有屑如金而色青，亦名金樹，又有伺夜雞，隨鼓節而鳴，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有喜日雞，日出時，銜翅而舞，又名舞日雞，有昇蓬鴨，赤色毛輕，上於美藻，上不食五穀，棲葉間垂露，因名臥鴨，亦曰丹毛鳥，有女香樹，細枝葉，婦人帶之，香百年不歇也，武帝與東方朔狎，帝曰：不老可得乎？朔曰：臣能使少者不老，帝曰：服何藥邪？朔曰：東北有日芝之草，西南有春生之魚，帝曰：何以知之？朔曰：三足鳥欲下地，食此草，義和馭之，以手掩鳥目，不令下，畏食此草，則美飽不能動也，帝曰：子何知乎？朔曰：臣爲兒時，掘井陷地下數十年，有人引臣欲往此草中，仍隔洪泉，其人以雙履與臣，乃泛洪泉，探而食之，其國人皆織珠玉爲衣，邀臣入雲蔽之幕，設玄珉雕枕，刻黑玉雕簾，爲日月雲雷之狀，亦曰鑲雲枕，亦曰玄雕枕，又薦蛟毫珍褥，以白蛟之毫，敷水藻之屏風，臣舉手拭之，恐濕其席，乃其光也。帝所幸宮人名麗娟，年十四，膚柔滑，吐氣勝蘭，不欲嬰拂之，恐傷痕也，每歌李延年之和之，芝生殿，唱迴風之曲，庭中花樹皆爲翻落，帝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汙其體也，以衣帶繫麗娟之袂，閉於重幕之中，恐隨風而起也，麗娟以琥珀爲環，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乃言麗娟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也。

帝昇望日臺，日將暝，望南端有三青鴨，羣飛而止於臺上。至夕，帝求海肺之膏以爲燈，取露布爲燭，火甚微，而無幽不燭。青鴨化爲三小童，皆著青綺文襦，各持錦文之大錢五枚，以獻帝於几前，身定而影動，名曰影錢。

元封三年，倭國貢能言一頭，長一尺二寸，有玉匣，廣一尺九寸，匣上開一穴，以通氣也。東方朔曰：唯承桂露飲之，置於通風之臺上，欲下，則拜而問焉。

唯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側有青珉唾盂，巨靈乍入，乍出其中，戲咲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乘一青雀，帝因其飛起處，建青雀臺，特見青雀，則不見巨靈矣。

右鈔郭子橫所撰漢武帝別國洞冥記，子橫之論，以爲漢武明特備異之主。東方朔因滑稽誕誕以匡諫，洞心於道教，使冥跡之奧，始然顯著，故撰記名之洞冥，而張柬之謂其父在江南，拜父友孫義強，李知微二公言似非子橫所錄，其父乃言後梁尚書蔡天寶與岳陽王啓，稱湘東昔造洞冥記一卷，則洞冥記梁元帝時所作，其後上官儀應詔詩中用影娥池，學士時無知者，祭酒彭陽公令狐德棻召柬之等十餘人問此出何書，柬之對在江南見洞冥記云：漢武穿影娥池於望鵲臺西，於是天下學徒，無不繕寫，而尋劉歆、阮籍、七錄了無題目，貞觀中撰文思博要，藝文類聚，繁瑣并簡之秘，罔不咸集，亦無採摭，則此書僞起江左，行於永明，明矣。昔葛洪造漢武內傳，西京雜記，虞夏造王子年拾遺錄，王檢造漢武故事，並模範虛空，恣情誕誕，而學者耽閱以廣聞見，亦各其志，庸何傷乎？按柬之所稱湘東所造洞冥記一卷，而此分爲四，然則此書亦未知定何人所撰也。又此書記是情父張氏，而王充論衡道虛篇復言胡姓金氏神仙道家之言，其荒誕舛錯，類皆如此，故并鈔之以廣聞見，且使後生知雜家小說爲不足多尚，此余之志也。

琵琶錄

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弦象四時，釋名爲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後曰琶，因以爲名。漢遺烏孫公主，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馬上奏琵琶以慰之，有直項曲項者，曲項蓋使於急關也。古曲陌上桑間，范曄、石苞、謝奕、孫放、孔偉、阮咸皆善此。東鎮西謝在大市樓上彈琵琶，作大道之曲，開元中梨園即有賂供奉，賀懷智、雷海清，其樂器或以石爲槽，琵琶難筋作絃，用鐵撥彈之，安史之亂，流落外地，有舉子白秀才寓止京師，宮娃內弟子出在民間，白即納一妓爲跨驢之洛，風清月白，是麗人忽唱新聲，白驚遂不復唱，逾年遊靈武，李靈耀向書廣場設筵，白預坐，廣張妓樂，至河滿子，四坐傾聽，俱稱妙絕，唯白秀才無言，近坐詰之曰：某有一妓人，聲調殊異於此，廉問知之，促召至，則清服薄妝，態度閑雅，發問曰：適唱者何曲？曰：河滿子，遂品調，舉袂發聲，清響激越，諸樂不能過之，疑有一面，琵琶聲高下攏抑，抑揚，毫節拍無差，遂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姊否？胡復問曰：莫是梨園賈供奉無？二人相對歎欷泣下。

貞元中有康崑崙第一手，治過長安大早，詔兩市祈雨，及至天門街，市人廣較勝負及鬪擊，即街東有

康崑崙琵琶最上，必謂街西無敵也。遂請崑崙登絳樓，彈一曲新翻羽調錄要，曲上令錄出要者及以爲名，謠言其街西亦建大絳樓，東市大謫之，及崑崙一曲，罷，西市樓上出女郎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此曲，兼移在楓香調中，及下撥聲如雷，其妙絕入神，崑崙即驚愕，乃拜請爲師，女郎遂更衣出見，乃僧也。蓋西市豪族賂莊嚴寺僧本善，段以定西廊之勝，翌日，德宗召入內，令陳本藝，異常佳作，嘉獎，乃令教授崑崙，崑崙師奏曰：且請琵琶彈一調，及彈，師曰：本領何難，兼帶邪聲，崑崙曰：段師神人也。臣少年初學藝時，偶於鄰家女巫授一品調，後乃易數師，師精鑒如此，段師奏曰：且遣崑崙不近樂器十餘年，忘其本能，然後可教，詔許之。

元和中，有王芬曹保保，其子善才，孫綱，皆習所藝，次有裴興奴，與綱同時，曹綱善運撥若風雨，不事提本，作，興奴與綱下撥稍軟，時人謂曹有右手，裴有左手，武宗初，朱崖李太尉有樂人廉郊，師於曹，盡綱之能，綱嘗謂其流云：教授人多矣，未嘗有此靈性弟子也。郊嘗宿平泉別墅，值風清月朗，攜琵琶於池上彈，興奴調忽菱荷間有物跳躍之聲，必謂是魚，及彈別調，即無所聞，復彈舊調，依前有聲，遂如意，朗彈，忽有一物躍出池岸，視之，乃一片方響，有知者識是琵琶也，以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安節門中有樂人楊志善，能琵琶，其姑尤妙，本官微弟子後放出宮，於永穆觀中住，自惜其藝，常畏人聞，每至夜間方彈，楊志善求教授，堅不允，且曰：吾誓死不傳他人，楊志乃略觀主，求寄宿竊聽，仍繫脂皮腰帶，以手畫帶，記其節奏，遂得一兩曲，明日攜樂器詣姑彈之，姑大驚異，楊志即告其事，姑意方回，乃盡傳其能與之。

文宗朝，有內人鄭中丞，善胡琴，中丞即人官內庫有二琵琶，號大忽雷，小忽雷，因赴顯脫，即送崇仁坊內作南趙家料理，大約道樂器，在此坊也。有二趙家最妙，時權相國舊史梁厚本有別墅在昭應縣之西，正臨河岸垂釣之際，忽見一物過長五尺許，上以錦繡纏之，令家童接得就岸，即視之，乃一女郎，妝色儼然，以巾覆之，一繁頭，遂解領中伺之，口鼻有餘息，即移入室，將養經旬，始能言，云是內弟子鄭中丞也，昨以忤旨，命內官殺，投於河中，錦綺即弟子臨刑相贈耳。厚本納爲妻，因言其琵琶今在趙家，值訓注之亂，人莫知之，厚本賄其樂匠贖之，每至夜分，方敢輕彈，後遇良辰，飲於花下，酒酣，不覺朗彈數曲，陌有黃門放鶴子過，私於牆外聽之，曰：此鄭中丞琵琶聲也，竊窺詣之，翌日，遂上聽，文宗方追悔，至是驚喜，宣召，問其真緣，乃拾作教厚本罪，任從匹配，仍加錫賜焉。或通中有米郎，即善樂子，由從道尤妙，後有王連兒，名金，右廣鈔唐國子司業段安節琵琶錄，安節文昌孫成式子，□□中爲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故今錄特詳，舊史言成式好弋獵，所述西陽雜俎紀鷹鷂事最多，而安節以善樂律，琵琶錄又詳術固不可不慎也。七月二十三日，陳留崇寧寺法堂。



續談助卷之二

北道刊誤志 王璠 自東京至趙州道中客在  
東京開封府禹貢兗、豫二州之域。後魏之安、和、周、郡、衛、三國之地。南齊之東、南、西、北、四郡之界。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續談助 卷二

二

續談助 卷二

三

里、開封、封丘、小黃、外黃、七年改為都督府。縣五、浚儀、雍丘、陳留、中牟、尉氏。正觀元年。隸河南道。景雲二年。為中都督府。領宋、魯、曹、滑、許、陳、潁、七州。尋罷。開元二十一年。置採訪使。此為河南採訪使治所。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漢、魏、晉、宋、齊、梁、陳、隋、唐、宋、元、明、清、各代。其地之沿革。不可勝數。茲將歷代沿革。略述於後。

續談助 卷二

三













年與州同省八年復置屬幽州大曆中析隸涿州案大曆四年幽州節度朱希唐末遷于馬橋關周世宗復三關於縣立雄州皇朝太平興國二年改曰歸信

洪城鎮在縣東南四十五里出師因築館於此太平興國四年廢及契丹修好復增廣焉縣北又有永安亭亦曰景德三年置今廢鎮而亭具有

易水在州城南門外自保州保塞縣界經縣境入霸州永清縣界也又漢志易水至范陽入涿巨馬水自易州界經縣境入霸州界在幽州界巨馬水大破其衆水涿水也

塘水在縣南南北袤二十里東西廣五十里東至西榆林村西至郭李口南至龍華村北至火溝寨皇朝清化四年引進使何承矩奏請自雄州東至于海築陽關水淤屯田朝廷命承矩充河北制置屯田使

居庸城在縣西三里南臨易水後漢公孫瓚破劉虞幽州營壘樓觀中下容城縣戰國時其地屬燕本漢縣漢志曰燕地南行涿郡之容城後漢省晉復以涿地爲容城縣屬范陽國案漢書地理志文更名范陽國屬容城縣唐武德五年置北義州以通縣屬焉正觀元年州廢縣隸易州聖曆二年更名全忠神龍二年復故名天寶元年更曰容城周顯德六年升瓦橋關爲雄州析縣隸焉是歲八月縣廢皇朝建隆四年七月復興歸信縣其治於州城中

容城縣故城在州西北五十里古路義縣城在今縣北十二里半右鈔熙寧四年集賢字校所纂集北道刊誤志時大河自檀州東南流今河徙遶遼客者自滑由磁相邢趙至于瀛莫矣蓋此書本以備迎送北客問答之間聞君玉之子仲璵今續成其書矣未之見也

續談助卷之三

乘輅錄 紹興錄 路振

大中祥符元年知制誥路振所作乘輅錄云十二月四日過白溝河即巨馬河也五日自白溝河北行至新城縣四十里新城屬涿州地平無邱陵六日自新城縣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地平十五里過橫溝河三十五里過桑河涿州城南有亭曰修睦是夕宿於永寧館城北有亭曰望雲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鄉縣六十里道微險有邱陵出涿州北門過涿河河源出太行山與巨馬河合流五里過胡梁河十里過協河四十里過琉璃河又云劉李河西見太行山隱隱然太行東至薊門北至虎口接奚界凡八百里山之秀拔者有六屏山屬涿州山多蘭若國業寺石經院唐舊寺也五天梵文咸刻石於東峯之上太行山已下八日自良鄉縣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地平無邱陵十里過百和河三十里過鹿孤河五十里過石子橋六十里過桑根河河繞幽州城桑乾河訛而曰根也是夕宿於永和館幽州城周二十五里東南曰水門南曰開陽門西曰清音門北曰內城三門不開止從宣和門出入城中凡二十六坊坊有門樓有霸賓肅慎盧龍等坊並唐時舊名府曰幽都府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孫侯館五十里地平無邱陵出北安門十里過高粱河三十里過孤溝河三十五里過長城十一日自孫侯館北行至順州三十里地平二里過溫榆河順州古城周約七里十二日自順州東北行至檀州八十里路險有邱陵二十五里過白絮河

源出太行山七十里道東有寨欄門崖壁斗絕此天所以限戎虜也虜嘗擁塢於虎北口而收地征十五  
日自虎北館東北行至新館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卽入奚界五里有關虜率十餘人守之謂水西南流至  
虎北口南名朝里河五十里過大山名摘星嶺高五里人謂之辭鄉嶺十六日自新館行至臥如館四十  
里七里過編廂嶺十七日自臥如館東北行至柳河館六十里五里過石子嶺道險三十里過鑾河四十  
里過繩斗嶺又行十餘里至平州路六十里過柳河十八日過柳河館東北行至部落館八十里十里過  
小山六十里過契丹嶺十九日自部落館東北行至牛山館五十里山勢平漫二十日自牛山館東北行  
至鹿兒館六十里地勢微險二十一日自鹿兒館東北行至鐵漿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二日自鐵漿  
館東北行至富谷館八十里山勢平遠二十三日自富谷館東北行至通天館八十里山口路平二十  
四日自通天館東北行契丹國三十里山遠路平契丹國外城高丈餘幅員三十里南曰朱夏門三里至  
第二重門城城南門曰陽德門城幅員約七里自陽德一里至內城門曰闔闔門東西掖門去闔闔門三  
百步東西角樓相去約二里是夕宿於大同驛驛在陽德門外二十六日持國信自東掖門入至第三門  
名曰武功門見虜主於武功殿飲凡三爵而已二十七日自西掖門入至第三門名曰文化門見國母於  
文化殿二十八日復宴武功殿卽虜主生之日也正月一日復宴文化殿四日又宴於文化五日又宴於  
武功七日宴於南園園在朱夏門外八日辭國母於文化殿九日辭虜主于武功殿虜名其國曰中京府  
曰大定府無屬縣中京南至幽州九百二十五里至雄州白溝河界一千一百四十五里東至靈河五百  
里添靈河有靈錦嶺四州地生桑麻又東至黃龍府一千五百里爲東京又東至高麗女貞四千里白  
高麗下接件譯使李訥言詣便  
高麗女貞譯使李訥言詣便  
東北至遼海二千里遼海卽遼東也樂浪玄菟之地皆隸焉遼海已下  
劉經北至上國一千里卽林胡薺地本名林荒虜更其名曰林潢府國之南有潢水故也西至炭山七  
里北有涼殿西北至刑頭五百里虜小暑卽往涼殿大熱卽往刑頭經言東北百餘里有鴨池驚之所聚  
西南至山後八軍八百餘里虜之兵欲南牧皆集於幽州兵入幽州有四路一曰榆關路二曰松亭路三  
曰虎北口路四曰石門關路榆關在薊州北百餘里松亭關在幽州東一百六十里虎北口在幽州北三  
百里石門關在幽州西一百八十里虎北口東三十餘里又有奚關榆關路涿州刺史李質嘗守之自  
溝至契丹國凡二十驛近歲以來中路又添頓館奚民守館者皆給土田俾營養焉國信所至則蕃官具  
葛漢官排頓置大閣執格案舍利勸酒食按錄是歲振受詔充契丹國主生辰使故其錄如此契丹今改  
其國號大遼見宋使無常處不皆在申京也自虎北口以南皆漢唐故地因續紉之以備他日遼人歸我  
幽薊輿地之考崇寧五年歲次丙戌八月三日壬戌陳留縣故牆法雲寺伯宇記

大和七年二月二十八日。蒙恩守本官平章事。時樞機不密。二十六日。京師已盛傳明日有麻。二十七日。寂然無事。皆言留中不行矣。余對迺樞密使崔談岐王士政。至中書。以文宗與樞密使手詔示諸相。其詞曰。命相絕是重事。適看曆日。明日辰非佳。且封麻。二十八日放下。去冬至今春。久無雨雪。京師昏霾尤

甚是日甘澤霈然樞密使謂予曰禁中喜此雨呼相公名向下字詔書曰李德雨矣。三月暮高品閣從約押賜含桃謂余曰不鑪櫃坊也余未喻曰自相公入相京師細婢良馬無價兩市不鑪櫃坊先是宗閣每置宴皆令京兆府主辦兩縣令官吏因緣求取除羊酒外每行又率見錢所敘至厚至是余與王相涯相約向後有宴餞出使宰相及看花觀稼宰相於宅中置宴皆取冬至歲寒食三節假日亦不邀故相及三品已上官宰相皆先取旨然後敢赴會牛僧孺出鎮淮南日開六七重坊門夜宴至三更而散又過李聽宅令出妓樂每宴與平康坊倡妓同席酣飲至是並不令兩縣更置娼妓上聞之甚悅。

先是兩省及中書以江淮富人給文牒周游天下稱堂廚食利方鎮皆令預宴居諸道大將之上余判向後所給文牒並不得以堂廚食利爲名令有影占先給文牒者使仰追收訖報至是襄陽帥裴公謂給事中高銖曰今宴席且免有堂廚食利人矣

會昌二年四月，宰臣奏曰：「河陽切要得人，側近惟陳許王茂元堪且於河陽用之。但比來曾有微累，用後不免議論。」上云：「不然，但得才堪，些些已過之事，豈足更言？」及授茂元河陽，仇士良甚怒，樞密使至中書，面如土色，謂德裕曰：「緣相公用茂元，適軍容於洛堂，詬怒稱樞密使與宰臣相連，令大和中罪人領重鎮，近東都來，欲有何意？」德裕對曰：「茂元若當時受文宗意旨，便合誅戮。」聞茂元江陵有一宅，南中所得犀象貨物盡在宅中。此時全家送出與軍容，既受他物，豈得更有此說？於是謗議遂止。

牛羊日曆

右鈔李德裕文武兩朝獻替記其已爲史官所取與挾黨情者皆略之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貽京兆尹楊虞卿爲虔州司馬。虞卿字師舉，祭酒事之子，弟漢公、兄弟兄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幸政，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爲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贖，可以不譴書爲名儒，不識字爲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爲不語先生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遽能結客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耆生齷齪，屹屹於筆硯間？暗記六經，思潮詩賦，髮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闊節緊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釐下謂三楊爲通天狐，三十餘年爲朝廷之陰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宗閱字損之，故宗正卿朝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和，抽擻私昵，廣納貨財，俸門大啓，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嘿，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辛祕爲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祕爲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私恩，一日乃爲內官以至朱紫，秘不知。元和中和程爲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奧承和相見，且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墜仰鼻，承和且言於帝，呼爲牛郎，乃馨

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焉。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爲人，常視之，咸呼爲丑座。或爲太平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駕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曹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法附者，皆潛被痛。遺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平筆，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平僧孺，又曰：門生故吏，不牛則李，又曰：丑侯驢。切。多用半裝，百餘人，多取登朝及宗閔爲相，又引僧孺。凡在宗閔門生，雖卑冗，不周歲皆至大僚。自云內有與主和也。凡在朋黨四十餘人，僧孺新昌里第，與虞卿夾街對門。虞卿別起高樹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譖度，謂人曰：養蝦蟇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爲舒州刺史。實曆中李愿，太尉履之子也，早以動廢入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真珠，意取季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真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艷，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于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能誌之。目，然後可以擬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然曰：終不可得，乃語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買一妓，誠有之乎。愿曰：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真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真珠承寵上，司空意勢傾六宮，必貴，司空久自寵，歷年不進之口，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真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鏡，欲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鎮，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真珠歸于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真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右鈔大和九年秋李牛羊，一作日曆，其後有檀子、皇甫松、續記云：太平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嬰兒，謂容真皇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承和公私之事，必啓太平而後行。世傳太平父事承和，諸牘文父事叔康，乃好事之說過其實也。八日陳留崇寧監伯字記。

聖宋援遣

徐鉉爲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氣候曠早，彼想未有也。世長徐對曰：本朝來歲季夏是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至宴，主客謂涉曰：某常使南朝，其肉何使皮耶。涉對曰：本朝產絲，蠶皮無用，故不去焉。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衙爲一條冰。杜鎬廣博，爲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積食原於何代，鎬曰：漢景帝爲太子，文帝寵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將殊朕，乃命太官每具兩檐，橫以一賜之，此其始也。魯宗道每中書罷歸私家，別構一小齋，圖繪山水，自題曰退思齋。崔遵度爲吏部郎中，太子諭德，深於契，嘗著藥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三聲，徵非目數也。范仲淹嘗問琴道於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是矣。

右鈔聖宋援遣，其首云：天聖紀元甲子秋八月，哉生明海陵序，而不書姓名，當問於知之者。沂公筆錄王曾。

宣徽使衛亞樞密使，位在樞密副使同知樞密院事之上，咸平中，用晏拜宣徽使，有所畏避，因自陳願居其下。先帝宗從之，遂爲常制，自登始也。真宗性謹慎，消化中冊爲皇太子，聖朝親王班在宰相之下，至是升儲，帝亦固讓，遂仍舊貫。凡東宮故事，多所抑損，至於宮僚稱臣，上機稱殿下，立妃皆乞廢罷，太宗並嘉納之。故章穆皇后，詔太宗止，爲皇太子夫人。

舊制文武羣臣由一命而上，自外至京，必先詣正衙見訖，乃得入見，辭謝亦如之。太祖御極之初，嘗驛召一邊臣，訝其到闕已數日而未見，左右或奏以未過正衙，太祖意不平之，乃令自今後皆先入見，辭謝畢，乃得詣正衙，遂爲定制。

景德初，契丹通好受命，故給事中孫公僅奉使而往彼國，屬修聘之始，館待優異，務在豐腆，無所不至，事或過差，僅必抑而罷之，自餘皆爲隨事損益，俾豐約中度而後已。迄今信使往來，不改其制。

舊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軍國大事則議之，常從容賜茶而退，自餘號令除拜刑賞廢置，事無鉅細，並熟狀擬定，進入上於禁中親覽，批紙尾用御寶，可其奏謂之印畫，降出奉行而已。由唐室歷五代，不改其制，抑古所謂坐而論道者，國初范公、王宮師、魏相仁壽在相位上，雖傾心眷倚，而質等自以前朝舊相，居不自安，因其奏請中書庶務大者具劄子而取進止，朝退各行其事，所得聖旨，臣等同署字以志之。

帝從之，自是奏御浸多，或至盱眙，啜茶之禮尋廢，固弗暇於坐論矣。于今遂爲定式，自魯公始也。文武陞朝官，遇郊廟展禮，諸大朝會，並服朝服，常朝起居並公服，令百執事由常趨而上，每歲誕節端午初冬，各賜時服有差，內公服舊制雖冬賜，亦止單製，至太祖在位，訝其方冬而賜單衣，詰諸有司，對以遵用已久，蓋前代之闕典，上於是特命，令公卿大夫之有袂公服，自此始也。

舊制國忌送命宰相參知政事一員，率文武常參官赴佛寺行香，內職不預焉。景德中，同知樞密院事王